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城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濮　鎔

古城集卷四

明 張吉 撰

與鍾提學書

生雖未及受業門下然嘗覿道德之光沾禮樂之化稍以自幸厥後跋涉兩京足跡不踐故園已三載矣區區螟蛉之子之心有不得而遂焉竊惟我朝倣古為治於鄉飲鄉射特詔有司舉行如式所以厚風俗明長幼序

賢能崇教化也我聖祖神宗之心果何心哉奈人情不古世俗厭煩遂致久而廢弛名存實亡而我祖宗立法之意荒矣鄉射禮自先生司業敝藩教諸生服習生長是邦者始得畧覩三代制作之精微儀文之殷縟而事之宜於古者又知其未始不可行於今也然鄉飲之與鄉射儀節無甚異者鄉射既可行鄉飲似亦可行矣而所以未行者豈以鄉射諸生之所習而鄉飲必其鄉之耆宿與愚意此不必拘也今日之諸生即他日之耆宿

豈有今日可行乎射而他日不可行乎飲哉欲於未事前一再月謀賔及介朔望有司禮請入學將儀禮鄉飲經傳逐節標錄人執一簡俾諸生如儀行習而令耆宿在傍諦視精察互按參考數番之後心領意解文無疑義然後依期舉行當得熟閑與諸生習射無以異矣然亦視其地方何如茍偏州下邑素無士夫則亦姑仍其舊而已先生當可為之時操可為之勢倘賜省覽毅然行之不恤浮議風化未必無小補也吉頓首

與陳方伯書

生備員朝紳歲再期矣所愧平日所持論者與時齟齬不得一有所為以傷執事之明近日兩廣巡撫員缺合吏兵二部所推蓋極内外一時之選而執事與焉足見人心不死公論猶存時事尚有可為者事雖中寢淅江之命亦尋下矣公道不可終廢如此移此患彼明目張膽益求其所未至方面之寄張詠其得專美於前乎敝邑處士敬齋胡先生居仁强學銳志求道真能究心於

我分内不求人知者也生自知有所不逮家食時每以師禮事之不幸物故遺蹟所存者尚多有之欲得搜抉一二傳播士林柰遠無證佐懼失其真實所未敢其家去梅溪東岸甚邇道浙必經之途執事試爲式於其閭少加訊訪必能得其要領尚可採録毋惜爲作一傳否則擇其墨稿數通鋟梓以傳如石刻陳剩夫所書求放心之類使天下後世稍知林下尚有逸民如斯人者不至泯泯無聞非特一人之榮抑亦斯文之幸而執事宅

心廣大不遺幽眇之情又自不言可知也淺識區區未知然否不勝悚懼之甚

與程內翰正之書

相别既久不知近時做甚工夫所見文字一兩篇比舊益工緻用心可謂專矣凡人作事能用是心何所不就但患所用少差雖勞無益耳作文雖儒者分內事然程夫子亦以為玩物喪志省來人只有許多精神專於此則嗇於彼苟用心於內更暇悦人耳目乎自古聖賢文

字無幾惟朱子集錄稍繁盖當時自程張開學之後人人自以為得其傳各執一說互為同異不能相一朱子恐學者為其所惑辯析折衷求為至當之論是以其說不得不繁也今以其書考之亦安有一言不究於理一字不得其實乎吾子聰明過人所為詩文雖古詞人亦不多讓然吉所望於子者非止此耳完養思慮進修德業當自勿輕作文始得別長一格此好漸輕方有向進處吉周滸南服閱人稍博能覺悟者殊未多見此所以

拳拳致意於吾子然亦可謂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矣伏惟高明恕其狂妄少為吾道留意不宣

與劉大參書

吉少從鄉先生胡敬齋輩數人者遊指示迷惑粗知路徑十餘年間奔走仕途所友詩書文藝之士甚多而談及此理者鮮矣不意邂逅得聆緒論如病熱者之飲涼劑透徹肺腑妙不可言其間有未喻者所論聽箴以為先覺之士既知有定已而又能閑邪以存其誠所以自

然非禮勿聽其說固是但此章工夫竊意全在四勿字故先儒以為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正欲學者於此猛省着力不可恁地潦草看過了此說似於勿字太輕恐學者雖有閑邪存誠之心亦茫然無下手處此其不能無疑而當問者未知是否餘皆的確而以感興詩數章為原綱目小學之所以作則前人之所未發意尤善也齋居拙箴用以自警謬為好事者所刻聞教愧怍不勝便當力取付之一火而已臨行賤頟微

恙追送無及不罪不罪

答黄提學書

吉拜表南歸便謁先壠始因候者闞知執事馬首欲東則居久之冀得請見敝邑以諧所願既而舟經龍龕以往猶念不踰月當遂北旋及得趙大夏書始知迤邐東南諸邑必欲襄事而後旋非假數月不可則始治裝逡巡為赴任計閏月初舟次南浦橋數會星源汪先生備談執事學問之淵源德行之純粹處心之公平應事之

詳審與他日所聞大畧相似於是益以數相背違不得一見為恨而復取前書反覆玩味以代面命真有德者之言星源素嘶許可信哉其不我欺也其間尚有一二可疑焉者不審可以見教否承教意謂今之學者所志多在科目故義理之學科舉之業不得不因其人之明暗而敷授之是以義理科目之學析為二途自程張諸儒蓋有是説矣愚意二學所不同者作文一事爾若其他用工次第則亦大都不相遠也姑以讀書一節言之

擇取古今載籍之有益者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務求體認親切以實有得乎已而反諸身心以驗其實措諸事物以博其施此固義理之學之首務而於科舉之業豈亦有所妨耶故雖治舉業不可不以義理為宗而義理之視舉業亦非孔墨顏蹠之懸不相類也茍棄此不務徒欲剽竊章句而點綴以成文斷裂經旨而穿鑿以求說此則俗學之大病使真能應舉取第內何補於身心外何益於國家不過天地間一贅疣耳夫豈朝廷養士

求賢之典所以責望天下學士大夫之本心乎嘗觀我
朝設學以養士設科以求賢其用心孔勤而為法孔備
作為宮室以居之制為冠服以別之復其傜役以優之
賦之廩粟以養之立師表以示之儀軌設教條以一其
趨向嚴考校以驗其庸勤賔飲射以興其禮讓享祀聖
哲以迪欽崇道德之忱罷黜百家以致尊尚經術之義
凡此皆所以使之沉涵薰育奮厲振起以實有得乎已
可為他日用世之資俟其理瑩乎內道積厥躬見之於

事而無不宜暢之於辭而無不協然後三年大比登其賢者能者而升諸大宗伯以達乎朝廷之上次第官之此我朝設學設科之大約其視成周大司徒之所掌者雖未必盡協而過近代則遠矣夫以朝廷養士求賢其心其法孔勤且備如此果欲博求實得乎己之真才而用之耶抑姑取縣疣附贅以為應文備數之舉耶今日學者往往棄本而務末處下而窺高一不得志則詬有司為不公目同列為冒進甚至鼓扇羣衆大興謗讟罪

人而不罪已見利而不見義原其所自亦曰為舉業而不根義理之過也此甚失朝廷養士之本心而執事今日所以期待諸生者雖其至庸極陋亦豈意其至於此耶但為學無本其勢愈趨愈下不至於此不已也茲欲撥其本根杜其延蔓固必有其說矣惟執事加之意焉吉胸臆億說自知迂疎乖僻難以責效旦夕但計仁人能受直言而執事當可為之時操可為之柄累書譏抑誘之使言則所言者雖甚迂僻亦必恕其狂瞽不加

之罪則又安敢縢口結舌自蹈失人之責耶干冒鈞嚴不勝悚恐伏惟高明俯垂照察不宣

答鄒汝愚書

近捧手教問及朱子策數之法淺陋何足以知之然嘗聞其說矣請陳之以俟採擇是法乃朱子準大易乾坤二策之數演為作丹火候蓋修養家之所不可無而丹經之所未備者也凡卦爻老陽之策三十六少陽之策二十八老陰之策二十四老陰之策三十二進退符火

則而象之此其準易之大畧也若其下手工夫雖不離乎鉛汞二物然其間必有所以主宰運用之者姑以胎息一事言之一呼一吸往來開闔變化無窮夫豈無故而然耶有見乎此而執其隂陽動靜之機以御夫進退抽添之法可以奪造化矣故其說以為陽即注意流行隂即注意冥寂而來書乃謂陽即流行隂即冥寂則都無事矣故不免致疑於其間也且火候既按策數自不能無盈虛消息之異而來書又云一隂一陽自有定數何

至此多彼少此少彼多豈離去策數而又別爲一說耶其以一卦直二日半爲一月火候者亦攢簇年月遺意也一年之卦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七否八觀九剥十坤子復丑臨是以己之簇在一月恰好一卦直二日半耳何至又謂一卦當直三日耶但其爲用始終先後循環無端不知當以何日爲觀爲泰爲壯爲否竊意月至晦日則爲純陰故每月一日謂之朔朔蘇也謂陽氣死而復蘇也以一年論之即子月復卦之候然

則當以每月初一子時至初三巳時為復卦直事初三午時至初五亥時為臨卦直事餘悉倣此推之則乾卦為陽極而望坤卦為陰極而晦明矣自前月下弦以後至今月上弦以前為自觀至泰之時以其陰盛陽微故用少陽老陰策數以應之每月上弦以後下弦以前為自壯至否之時以其陽盛陰微故用老陽少陰策數以應之蓋亦莫非自然之數而聖賢用心細密雖一數之微莫不極其精妙而老於丹門終身講究不能得其梗

槩者蓋有之矣若夫朝屯暮蒙日用兩卦之說固亦古人之糟魄而來書疑其爽於策數之法非也何則朱子之意固病前人所謂火候卦日一易名為文武抽添而實無剛柔強弱之辨故特易以是法而歷代牽合卦爻濶畧不倫之病不攻自破矣今乃復摭前說以疑之不亦異哉但其為說絶非參同契本意而來書所謂張平叔子午卯酉皆是虛比之說則參同之遺緒也若策數之法行持作用須按時刻矣至以為皆虛比耶夫丹經

古與可信者莫如参同契然其間實有非吾儒之所宜言者故朱子所解不過粗述其可道者而缺文疑義亦復不少則其意蓋可覘矣愚意此事雖吾儒窮理之一端然終不免支離乖僻不如一切置之專意堯舜之道庶幾不為他岐所惑而性分真樂恐亦非偏曲伎倆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高識以為何如道學傳領賜訖然其間煞有可疑處姑俟別楮請教不宣

與陳夢詳書

執事涖政江右時吉著錄鄉校覩所設施大抵芟夷宄暴奮不自顧微弱不能存活者始有倚仗若脫虎口而投宿館執事之力也既而改涖滇臬又聞力忤權幸反為所擠雖荒遠僅聞其概然未嘗不咨嗟歎息以為人所不可及也成化末年吉以星變上章論時政得失謫倅滇郡時執事去滇蓋十餘載而談士具陳所見歷歷如指諸掌其所善者善也間以為未善者徐而察之亦未嘗不善其所見者非也人以為微執事與今冢卿王

先生者則人類盡非恐全滇以西不得為國家有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知有紀綱法度不知有利害禍福執事其賢矣哉今天子即位加恩區內吉得量移端溪容遹南海於是得操几杖奔走門下且辱不鄙告教備至皆悖氣節貌權倖如寒冰凍雪凜然不可狎玩之言而滇人所告益信不虛故吉自踰嶺以來間遇相知語及當時人物未嘗不以執事為首稱而持論不協者衆矣吉初意甚不服久則不能不投杼而走焉跡其所疵

亦不過謂形勢之途貨賂之交執事不能無留情耳以
吉觀之當有不然執事前日所為苟碌碌勢利之人則
利害禍福交戰胸中久而不為干福遠害之計者鮮矣執
事獨能壁立萬仞輕身以蹈不測之淵而為之豈不知
利害禍福一旦孟浪妄為之耶誠以所欲有甚於此所
惡有甚於彼是以雖知必重得罪勇猛直前而不顧也
夫執事前日所為與今日衆口所疵孰難孰易不待辨
而明者烏有一人之身昔能為其難而今不能為其易

乎使執事當時此志少屈則豐爵要階可以力辦乃棄不取寧投山林與樵童牧豎聚首為偶而不悔則豈區區外物所能累耶此吉所以知其必不然者此也然終不免於投杼則以告之者衆耳昔子路喜聞過周子以不聞過為不幸是言也計必執事所樂聞也萬一有之便當及時警覺痛斷根株勿令滋蔓使終始一節增重當世不為清論所疵吉之願也

上李閣老小啓

近嘗投示梧州府重修廟學記議論平正意味淵永隱然有西京渾厚之風不可以近世文字目之但具剌奉請之時生給由在途同僚倉卒考究弗精以致事多失實今訪諸故老稽訂郡志兩學舊在東南門外自宋南渡後迄今無所遷改但舊制各設一廟中隔山川壇韓公徙壇他所併廟為一而以縣學附於廟西耳今曰韓公遷之則創置沿革失其實矣廟樂始於韓公歲久崩毀近日修補特完延樂師呂應禎教諸生肄習如式祭

器範銅為之始於勝國定泰間教授吳熙我朝成化中前守吳中陳𣐊亦皆鼓鑄補其不足而大備於今日則皆鄧公之功也今以廟樂祭器皆令日募工所為則禮樂制度失其實矣此等文字勒諸金石傳諸天下後世似此之類雖皆小疵然所損非小自其知者觀之則將掩口捧腹以為不根之談自不知者觀之則將踵訛襲謬以滋無窮之惑況以虛溢之美納諸其躬君子所不容掩前人之善掾為已有後學所不忍使韓公有知必

將曰我未嘗還學何故厚誣我也前人所製廟樂祭器歲月識名具在今悉隱而弗彰有識其謂我何白壁微瑕將有竊議而不得聞者可畏也哉乞將原稿略更數字擲示登鐫不勝幸甚

燕思堂記

景東府治後舊有廨舍歲久圮毁予至稍加修葺伐惡草薙墳壤易墻壁之頽敗者數堵及榱桷之朽腐者數根又於牖北增阜一楹以為退休之所深六尺有奇其

廣倍之前後設扉以便啓閉前扉恒闔不扃堂室之別出入踰一限耳晨夜啓處於堂居多故特名其堂曰燕思實兼乎室也客有問於予曰何所取義而名之乎則應之曰取嘉賔式燕又思之義客笑曰子誤矣是詩燕饗通用之樂故有是言燕雖輕於食饗亦主人犒賔之禮貧者不克為也子敝衣垢膩一飽不營甑釜殆生魚塵雖有嘉賔何以能燕思則語助之辭尤為無謂盍易諸曰業已有定不顧易已先儒所謂姑借其辭以明已

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子之意安在亦可得而聞其說與曰子以病予者其所知也而有不可病者則不可得而知焉予始隷於庠次歌鹿鳴以升乎學拘拘執弟子禮逐流輩作舉子文字執一經以求合於時占一藝而不根乎道心生厭射戀戀不能捨去有年矣既而濫玷甲科備官郎署以為棄勞即逸之期也而宵衣子半凍筆卯初精力疲於簿書智慧屈於應接殆有甚於前日者焉今吾吏於茲土既數月矣概而言之浹旬政

務申旦可畢餘無汲汲焉者則漁經獵史以為資懷瑾握瑜以為適布短榻開洞牕側細風侶幽月好山峙其前流水響其後澤蘭甘菊列蒔庭內而白丁俗子罔側一足於其間焚香靜坐雅意有餘自謂悠然若遺脫世故然者而俯仰之間不知天壤之高深歲時之疾速其他固有不足言矣曰是則燕安燕樂之義烏在其為思乎曰凡物莫不有因而成何可以不思也布帛因乎桑麻烹飪因乎水火人莫不知而利有大於此者顧不知

焉弗思耳吾之不飢不凍優游暇豫以處於此是誰使之然耶而可不思乎且富者憂乎六府之不充貴者憂乎五玉之未備人之情也今室無廩庾之儲官非蒲穀之瑞怡然自得不以為慮亦必有其說矣又可不思而益加猛省求其所未盡乎古人云思則得之又云思則善心生安樂之餘所懼者弗思而忘善此吾之所以用心不可一日忘也汝知之乎客謝曰某所不及長揖而去識諸壁以自警

居敬樓記

予始幼冲未有知時歲一易師雖所業者句讀之斷續禮文之疏節然間有善爲教者必知起敬若我兄賀者其一焉兄之爲教審言笑靳許可雖祁寒盛暑巾屨儼然訓釋經旨能繼以淺近之說令人易曉童子之師葢不多見者也距今幾浹兩紀而予歌鹿鳴宴聞喜歷官食禄居其半焉茲以言事忤旨謫官滇南便謁桑梓則兄之居榱題柱礎一新矣前軒構樓數楹旁作兩翼丹

漆黝堊儉侈適中一日挾予登焉坐而言曰某無優於德而思敬者德之權輿竊有志焉名是樓曰居敬子其何以教之予避席從容言曰敬之為義古今格言眞的詳盡殆無餘藴夫復何言雖然嘗聞之矣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遂辟之為下軍大夫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未幾果不免由是言之則是敬者非獨狂迷懿哲之分亦貴

賤壽夭之所繫也夫饁草澤之需而苟簡之地缺敬之
使其戴冕以為容執圭以為禮烏有敗以取禍者乎夫
脤俎豆之儀而神明之賜成子怠焉則其平日傲倨淺
陋不能操存執守以凝其德者亦自不言可知矣曰季
即微以知著劉子因事而喻心故其所以賢之病之者
不失尺寸如此夫擯介之間易勉而簾帷之内善忘故
體用相須幽顯一致之義鮮矣則夫有欲而思為善有
惡而思去惡亦其情也子興寢是樓日思冀缺成子之

所以成敗得喪果何道以致之則其所以爲敬將有不能自已者由是進於直内修身之義不亦其庶幾乎兄首領曰善遂書爲之記

平樂府重修儒學記

君御其臣授之職而必專者所以法天臣承君命舉其職而不敢廢者所以事天天之於物照曜則有日月鼓盪則有風雷霑濡摧折則有雪霜雨露其用專矣君天下者樹置百官或爲腹心耳目之寄或典禮樂政刑教

養工虞之務雖內外崇早相臨相綴而各有攸司無無攝者法乎天也茍委質為臣承君之命乃曠其職而不修徒以禄位權寵為奉悅吾身之具嗚呼理則傎矣如事天何我朝大小諸制多斟酌近古約而成之獨學校一事加詳焉故天下郡邑必設學與俱雖窮髮之地皆歷歷按圖可考於稽漢唐宋俱無之蓋駸駸乎比隆成周之制矣平樂府學故在城外東隅距南闉約一里許舊於文廟之後築堂及齋重沓密促歲久傾圮甚至春

秋釋奠俎豆之間周旋無地而諸生自遠至者咸僦舍以居窄陋弗稱甚矣弘治辛酉二月太守謝君有容來官顧瞻嗟嘆謀亟更之越明年壬戌糓力粗具議徙堂近北以拓廟規卜之惟右食乃伐麓為基輦石為臺堂及門齋通百五十二楹不數月告成又明年癸亥撤堂廟諸故屋併其地改為廟位亦不數月殿及門廡告成通百三十二楹於是左廟右堂皆抱陽負陰翼然併持而宏深壯麗度越前規其外識以綽楔繚以周垣而庖

湢庖寢次第葺之其用心孔勤而用力孔勞矣是年七月聖賢像設𢒅成訓導楊敞帥諸生序立庭下拜請記之予惟朝廷設官雖各專一職而守令之職視他官為詳故其力分而急心貳而舒者皆是也求其知以化民成俗為急務而不以簿書期會刑名錢穀先焉者寡矣有容梘車之初首以興建學校為已任固知為政先後緩急之序非世之浮沉流俗舍重趨輕者可同日語也然亦不過舉其職以事其天爾若夫繫籍其間為師為

弟子者獨無所事乎師之職在乎正已以率人弟子之職在乎明體以適用然今之為師者不過操鉛槧朝夕詔之曰諸生勵爾課業振爾勲名無予負焉耳為弟子者沿習雕蟲小技亦不過耽玩辭華鉤章棘句以求協於主司而已嗚呼朝廷設學養士之義夫豈端使然哉茍於正已率人明體適用之道知為已職求以盡之於俗儒之所以為教末士之所以為學者知其非職赧然有不屑為焉則能以太守之心為心上體朝廷設學養士

之意而彼此所以交事其天者固無多憾耳安知他日不有豪傑之材自兹而出流聲實於國家博其所事者乎然吏考其歸則有容今日既作泮宫其權輿也好事者殆必相傳以為故事而予忝紀歲月勒石備徵拳拳以事天之道相朂者舍是亦奚望哉是役經營相度皆有容主之而董役集事則敟力居多有容名湖廣東海陽人進士起家歷知廣西太平府事無何改知平樂善政孔多此其首務焉爾

龍井山登高記 山在景東府

郡治之西有山焉其形峷然其色蔚然嘉花懿草次第榮瘁而喬木特少無所蔽芾雲氣有無可以占晴雨予始見而異之意可一登病其過高恐難遂也既而同事數輩以古有重九登高故事久廢不舉今幸際昇平主賓具在踵而行之比其時矣厥明約會廟堧策馬以進路險窄多榛莽樵採所不到非雅有山水之癖者不顧也及造其巔不下百折平衍寬博可數丈許前期樹柱

設苫以為庇霞至則席地而坐翹足而觀世慮客懷無足遺者殆見崇巒獻秀萬竅效鳴而山谷有以奏其能亂水潨流汀沙宛曲白蘋紅蓼點綴成文而川澤有以奏其能垣墉金堅屋瓦鱗次雞犬達於四境貨貝集於通衢而城市有以奏其能銍刈既畢遺秉滯穗寡婦是利而原野有以奏其能芳馨襲人陰影布地鳴鳥往來不絕而林薄有以奏其能若夫微風旋生陰霾解剝運陰陽於萬古變氣候於斯須則天之所以為能雖不可

得而測度然其於穆不已之命亦不違於此而得之也一眺望之間有得於仰觀俯察者若是其悉樂有加於此乎日既西則施施而行緣數峰涉清澗凭高閣憩小菴徙步易態觸目換形皆絶景也致政衛使徐公歎曰微令日幾枉此生時公年七十有七乃有此歎他可知矣夫陽數七為少九為老故易卦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是日月既九日復九誠可嘉也而登高之説何居豈以地勢高亢為陽下濕為陰故以是日擇其地以處與

然吾聞之道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其
時處其地不思善其道則亦何所取義而計其能事也
愧仰觀俯察多矣豈靈於萬物而備三才之義乎此吾
黨之所當勉也若其觴酒豆肉博局樗蒲此儔人之所
能而吾黨一朝之所不廢者耳豈以是為得策而可常
哉故畧之也同人者十有三人而太守陶公千兵楊侯
則其主焉諸公俱賦詩予又述其意以自勵兼以勗諸
同遊者

遊龍泉寺記 寺在景東府

予始來官即聞龍泉之勝居閲月拉其徒將往遊之值雨不果後八月丁亥俗謂中秋節者是已及千兵楊林國子生郭清徐謹周崧門生陶榮李端遊焉崇阿廣磴丹碧璀璨歷階而升周旋四顧飄飄乎若羽人御風以行而莫知其所止也恍恍乎如與大塊謀而無一物可以芥蔕乎其胸中也其僧數輩蠢然以居織裘剝粟生老病死與衆不異盍知其終不能出乎世外而浮屠之說

蓋亦重誣我也磬折以入止前人所建湛然亭而讀其文徽有所感隨即遣去於是濯罍滌角攢布殽蔌縱談高瀾滂如無人既而絲竹間作以奕以令不知日入而月生也乃徙席露庭引滿相酢四山蒼蒼幽泉決決仰視空宇澄瑩如拭酒酣賦詩聲滿天地以為莫究其極也頃之有聲自遠而至怒如裂帛既斷復續怪而問之左右對曰此角聲田守者所吹也則愀然斂衽以思茲耳目所及猶備狗鼠況僻遠乎伊誰之責而逸遊乃爾

莫之懲也於是促騎以歸細雲漸興月明亦少損矣嗚呼始以陰雨不克往乃克乘兹佳節以往亦不免有感而歸北特一事屈伸消息固有定數如此

居業録要語序

敬齋先生隱居吾邑之梅溪少從松江郡守于君世衡受春秋為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為心歸築室於梅溪山中事

親講學之外一意謝絶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會親死哀毁踰節喪葬之儀悉依倣古典不苟卜兆為鄉里鵰兒所阨不得已而訟之則墨其哀以入公門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為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識者咸非笑之然搢紳間知有先生實自兹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非身心内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為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賔

甚至一榫桃筐箧之微亦區别精嚴没齒不相清亂應接賔客深衣巾屨終日儼然而性度寛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遊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為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已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謂儒者

之高蹈令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先生名居仁字叔心姓胡氏家世業農至先生益窘然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權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蠹而深闢之先生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自孟子歿後獨推尊二程朱子以為得其正傳他不得與也先生卒於成化甲辰距今垂浹二紀其門人南京秋官員外郎余君子積手錄遺書二帙寄余其一即居業錄乃先

生平日讀書事事之暇有得於心筆之以備遺忘者也往年假讀於其長子崇修未嘗不廢書嘆惜且語之曰此清廟之瑟不諧俚耳宜寶藏之以俟知者後崇修亦死其書不可復見今始得之早晩披閱頗擇其近而易知者如干條循舊卷牘而漫録之遂無詮次名曰居業録要語文諸方梓與薛文清公讀書録要語並傳庶知踽踽吾道者尚未孤也夫先生之道真可垂諸竹帛以增一代道德之光而使湮没草澤之間泯泯無聞於後

伊誰之過與此予所爲懼而深兾是書之傳播盖亦出於不獲已也嗚呼將有讀其書而恨不與之同時耶抑俟揚子雲復作而後有好之者耶然則是書之出亦斯道汚隆之著蔡也夫謹序其端以俟

重刋先儒學範序

先儒學範一編始刻於陝西提學憲副婁公克讓之手既而淮安太守徐君用和復取刻之字凡四千六百有奇而聖賢喫緊教人爲學之道畧備矣昔朱夫子題小

學書以為古之小學幸存未泯者讀者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嗚呼豈惟小學是固經訓之通患也然以三代所尚及夫子告顔子為邦之道觀之則雖六經所載恐儀文度數之間庸有不可盡行於後世者夷考是編所述則事事痛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實徹頭徹尾烏有一讀一句宜於古不宜於今而齟齬難行者耶茍安簡便厭勤勞亦或以是藉口其自棄亦甚矣往日散見他書簡帙浩繁莫領其要猶可說也今既會萃成帙得之

者盖亦幸矣苟不知講明遵守責之於身如朱子所云而槩以魚兔筌蹄目之則豈直有宋諸儒之罪人抑亦克讓公輩之罪人也庚戌之秋吉與順德令吴君獻臣同事比載而西一日發獻臣笥中得閲所藏是編因逐節玩味黙捫諸已有愧多矣嗚呼敢不勗諸獻臣慨嶺南為師為弟子者卒未多見將少加序次而復刻焉謂吉不可不序其端謹拜手書此以自勵且奉以為有志於斯道者勸獻臣名廷舉廣右蒼梧人以丁未進士出知

順德其所刻者有文公小學家禮儀節及是編云

立齋遺文序

物必有本而後覩其妙用之流行人必有本而後卜其言議風聲之必傳於世大而天地之運化日月列星之照曜川嶽之峙流微而昆蟲草木之萝瘁鳴喑不失其節者以一陰一陽為其樞紐也六經之言皆古聖賢道德仁義彪炳之微故能與天地相為悠久自餘百家之說雖或不能與經俱永然必有本而後可傳未有能傳

于後而無其本者古今一道也弘治己酉吉旣蒙恩量
移肇慶亡友西川鄒智汝愚適操石城軍幕謫檄至廣
邂逅一見遂為莫逆之交無何汝愚死矣予哭諸寢門
之外三日不絶時蒼梧進士吳君獻臣方尹順德收其
遺稿得奏議及諸雜體文若干篇古今詩若干首萃為
一帙名曰立齋遺文懼且湮沒亟壽諸梓以傳其所以
為汝愚地者固亦勤且博矣今光祿寺少卿劍江楊君
霞見而善之謄書獻臣以序見屬吉亦自念素善汝愚

而又惜其蚤世義不敢辭先是成化丁未令上龍飛諒陰之始適有星變智以翰林庶吉士伏闕上書力陳是皆大臣不職閹宦弄權所致勸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直於是中外權奸怨入骨髓陰嗾臺官檢劾煅煉成獄竟以竄死天下聞而哀之曩予讀其封事未嘗不三復流涕竊有天下奇才之歎今忽忽十年以外俯仰悲嗟遂成陳迹使他日國史野史特筆大書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伊誰之過與汝愚其心正其理明其

氣勁惟其心正故內無禍福之念外無顧瞻覬望之私知有吾君而不知有權倖知有宗社生靈大計而不知有其身家惟其理明而氣勁故陳説是非利害歷歷如指諸掌而又毅然奮發如决河堤以灌梁宋之墟如操嚴刃以搏猛虎無敢嬰其鋒者或又謂其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其忠欵幾於屈原而無怨誹悲唫之態其志節類乎陳亮而不事豪俠又能根據義理以為之宗亦可謂知汝愚也巳嗚呼汝愚必傳於世者此

也然其所以為此而能永其傳者固有本矣未知汝愚者用是覲之固可得其彷彿而欲求汝愚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區區譾說安知非其實録耶要知人臣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有宋諸儒没後如吾汝愚者葢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造詣固未可量安知非斯世斯民之福而汝愚不幸死矣嗚呼惜哉汝愚蜀之合州人立齋乃其别號又號秋囦卒年纔二十有六而楊吳二公皆同年榜最相厚善者云

送曾東之司訓麻陽序

國朝官人之法士明一經出身者得循例銓注成化丙午詔貢天下士集京師與選者次第官之時雲南所貢凡幾人而景東曾君東之與焉丁未秋給符分教湖北麻陽東之嘆曰久客上京親養廢缺懼柢官於法不得丏請何以為心乃謀間道歸省居越月將行舊諸同遊陳儒輩數人合辭請以言贈予惟東之既以明經舉六經皆先聖格言其所得者必多矣復奚言哉雖然吾聞

之三代盛時六籍未備其為教也專以禮樂而必使人覌其簡牘以知其說反諸身心以求其本叅諸器數以達其用所以養其中和之性而成其道德之風者可謂備矣逮夫論選之際則又獨稽其行以為去取誦記辭說無與焉故當時士皆賢行官無惡德可與共成久大之業者以教之實之得其道也周公作制以後始兼授詩書而其所以教而實之者固與禮樂無異豈若後世專以誦記為富辭說為工而視本根若疣贅漠然不相

干涉乎秦燬諸籍漢興始設明經科唐宋因而不改似
矣然與孝廉賢良茂才詩賦博學宏詞諸科並設譬諸
匠氏知以梗梓為材不能無惑於樗散故雖有宋真儒
輩作卒為邪說所擠不獲柄用正以所業異術所登異
途國是莫定眩於聽斷故也孝廉雖得古者取人以行
之意然外經士以求之是窮經之士不根於德而優於
德者未必知經術矣不戾於古與我朝悉罷諸科專以
明經取士最為近古故士非堯舜之道周孔之言及諸

儒羽翼六經之說則雖不讀其書不論其世非所病也視前代無錄百家衆氏以淆奪其心力者其專與否固有間矣士生斯世號稱明經不能窮理正身以待世用徒剽竊章句分裂訓辭以規利倖其疎鹵可羞不已甚與東之知此則其所以為教必可觀也書以貽之

送張太壁司訓古田序

凡有國者必建學校陶養人材將以登其俊民而黜其不率訓典者也揆古若今或統於大司徒或典於大宗

伯必作之居以專其啓處樹之法以一其趨向設之師以司其訓迪顧治之君必由茲道以成其功所謂禮義之宗風化之原也故治之興替繫乎人材人之賢否本乎師道予嘗惟古之論師道者或專以解惑一端為說夫人有惑因而解之者師之一事耳苟以師道為止於此恐有未盡仁義之精華學問之淵懿容止之慎靜議論之真的君子見之思滌其德小人見之思革其奸其止解惑而已乎世變不古師焉匪師以博物洽聞為賢

而不覈其實以賦詩屬文為工而不正其歸甚則假簪組之榮競刀錐之利使士氣不振日就萎薾適為敗倫傷化之資則又歸咎曰彼不顧學末如之何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火之燥煬金之堅確不言而人喻者有其實也善為師者非有符璽之徵而人信之非有鐘鼓之音而人樂之亦有道者服其心耳彼以不肖之軀為人標準人其信之樂之乎不信不樂奚其式焉於是自各以其意向為學若舍規以為圓棄繩以取直間有合者蓋

亦幸焉而已其於師乎何有師道之難如此其所關繫矧又甚重授之職者可不慎擇其人而受其職者可不思所以無愧其實與成化二十一年春銓部以學校缺員上聞簡命天下所貢士而官之於是大壁張君得分教福州之古田焉大壁吾餘名士業詩經數舉失利其於師道盖亦稔聞其說矣舉而措之教諸古田必將大有可觀者姑以吾言卜之也

梧江別意詩序

古樂之不宜於今猶古禮之不行於今古法之不用於今也古之為禮本乎敬恭而儀文度數殷縟浩繁非竟日不能成事後世習俗卑汚人趨苟簡其能行乎古者議事以制示禁於民而行之以欽恤後世以法為治專務刻深其能用乎樂之不復亦猶是也然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蓋自東周之後業已然矣俗好諛則短不佞俗好姸則嫉不容舉世溺於蕩淫哀怨之風而冲澹和平之音其不競也宜哉然作樂本乎

性情制之禮義豈蕩淫哀怨之風耶固古樂也性情禮義古今一也而古樂之可復者夫復何疑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萬國乃作郊廟雅樂以協神人和上下雖損益咸英韶頀以為一代之制作然復古之明驗也奈流傳既久郡國文廟之奏寖失其傳歲時崇歆雖有軒懸之設不過應文備數而已議者惜之金陵呂應禎氏舊得奉常之傳乃挾之以遊閩廣江湘間而諸郡之樂始有可觀者焉是年春稅駕於梧俾諸生楊璽

輩從而肄之旣越月告成聲協宮商舞應容節觀者瞿然稱善然則使斯人者知我皇祖制作之盛以溯三代之遺音應禎之功其可少耶應禎將行與之遊者咸屬文賦詩以贈而予為序之

嘉遯軒序

遯非君子之本心也隱而不見默而不言內巖穴而外廟堂親耒耜而棄軒冕澤靡究於當時名無聞於後代於此而甘心焉假不失為有道之士亦莊周所稱務光

善卷之徒遺脫世故逍遥物外恝然不以天下為心者之所為耳豈堯舜孔孟大中至正一視同仁之道哉今夫天之生人不無知愚賢不肖之異而賢知之士乃愚不肖者所倚以為安而賴以有覺者也使皆以退避為高隱默為善則其岌岌焉者孰從而安之泯泯焉者孰從而覺之乃相率而為大亂之道一過一不及其間不能以寸庸何愈乎故曰遯非君子之本心者此也然有時不容不遯則亦不能必於不遯矣故易天下有山其

卦為遯以陰長於下陽消於上乃小人漸盛君子退避之象能無遯乎然其能也非剛健中正無以審其可遯之幾而決其勇遯之策故諸爻獨於九五曰嘉遯取其剛健中正見幾而作不為小人所稽與也或謂小人亦人耳君子與之共事感之以忠義之言示之以端懿之行涵煦之以仁讓禮樂之風未必不可化而為善且是卦二陰四陽小人尚寡君子尚衆而事勢尚有可為九五芉去不顧不已過與是不然可與為善非小人矣此

卦所指陰柔小人必陰險反覆逢迎嫵媚絶無為善之資者故君子有退而已苟與共事必至掣肘持正不阿則斥為驕傲深計遠慮則詆為迂闊遵守憲章則目為流俗惇尚廉靜則名為矯激否則如丁謂之於寇準秦檜之於趙鼎其始折節下之既而得志痛加竄斥惟恐其不旦夕以死嗚呼是果可與共事乎蓋是卦陰雖寡方長於下陽雖衆方消於上其勢不容不遯苟遲疑不決以為猶可隱忍而未去他日噬臍悔必無及此九五之

遯所以為嘉而非三四係好之可同也安寧鄭士貞少遊州庠以氣節自雄不能俯仰成化四年無總雲貴學政童公賓其賢能士貞握省符將行喟然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安能僕僕為一級之計役吾心乎於是謝絶人事不復出以一觴一咏自娛名其所居之軒曰嘉遯間寓景東請序於予予知士貞可與言者故悉其説以畀之然士貞本非遯乎其位盖亦軒中一談助耳

荷池燕遊序

時有貨一帽直五百金者故假此序微諷之

景陽北距城十里有周氏荷池南距城三里有楊氏荷池時六月花盛開乃以是月辛未遊北池己卯遊南池是歲丁未二月予聞伯父和菴先生之喪不久又聞任寅之喪持服抱戚數月簡出至是始從諸君以遊無絲竹粉黛之娛維楫緡竿之適充然若有所得假捐是游可易珍珙誓不願也令夫天下瓌奇古特不尋常多有之物恒聚於有力之家而殘山剩水草木之姿沖澹之

趣妙出天然可以樂乎其心者則多為幽雅之士所有焉夫有力之家求無不得欲無不遂豈山水草木冲澹之趣獨不可以力購耶席其高貲心志蠱惑崇尚侈靡則其日日而見之者如嚼梯屑斬然無味漠乎其不相入矣幽雅之士亦豈以瓌奇古特不尋常多有之物為不貴哉其心曰非鉅直不足以得之也非介福不足以享之也太羹玄酒味至薄也黄鍾大吕聲至希也天發乎醞雞道存乎瓦甓無往不可樂也况水花健秀競美

君子吾得而對之猶假他物以為快乎噫古人有言玩物喪志則有力之家所聚是已目擊道存則幽雅之士所有是已設有珍珙果可以易是游乎哉

滕毋壽詩序

甚哉天人之際難言也唐子西苦諸説齟齬不協乃歷詆之而獨申其喙以為禍福在天善惡在人二者不相為謀是則三才越有二道豈其然與信如其説則堯舜不帝湯文不王桀紂不滅嬴項不敗而天地或幾乎息

矣豈其然與天者理而已矣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者理也間有善者不禍而殃惡者不災而慶亦理也何則古今世變若是其無疆也含靈之類雖隷首復生殆不能以握算檢括吾持類應之說必其萬世脗協不爽毫絲豈理也哉今夫水其性則寒而有温湯其德則潤而有沃焦其功則載而有弱流多故也故物多則不齊貌多則不類而獨於善惡殃慶之少僣者惑焉亦過矣吾嘗賦政全齊所至梠車弭節問士之賢者禮於其廬今

地官主政滕君危言乃其一焉往者逆竪專權盡取累朝約束紛更之滔天之惡擢髮難數而其折挫縉紳輒如山摧海倒屭贔莫支中朝達官行役在外者皆過其門而不敢入於室家里閭視同障塞父子兄弟睨若路人而風俗敗惡至是極矣危言掖人以呂柟榜進士拜令官念母垂白在東迎養京邸昕昏滲灉心憚遠役會有迎合建議選賢代理逋欠者乃握内符董儲吳會而重虞禁防懼遠就養卧不安枕者三閲月焉幸彼逆節

既萌天子赫然震怒曽未崇朝遽爲蠲粉乃詔百司庶政悉遵舊章以行於是四方萬國鼇抃嵩呼若蹈更生之域行役在外者得以室家相慶父子兄弟相見無嫌如病聾瞽偶值神醫一旦驟覩天日之光聆語音之美有不自慶其再世耶於時危言行且竣事歸朝重告其友人同官段君子辛曰我母行年七十秋仲下弦之既乃其懸帨辰也今雖踰期尚願收拾羣玉播諸弦歌激越侑觴以爲母壽其之願也子辛曰諾乃爲徧謁諸大

夫矢詩若干而授簡於吉俾序之予於二君亦以依忝年榜竊號通家不敢辭焉夫重所聞而忽所見者衆情也不以見聞為重輕而必概諸理者君子也如以目擊近事明之向之所謂滔天之惡者今果安在耶所謂賢人君子過而禮於其廬者今不食其福耶以危言材識行檢引而伸之則異日母子武高級榮大封固有雲興水湧不假輕度之理謂天人不相為謀者信無取焉而職思其故惟理為無對耶

送王秀才序

士莫先於親師取友不親師則義理淺闇而疑惑莫解不取友則聞見有限而過失弗知如是而欲成其德業猶棄埏埴以陶而曰吾將成器利用也其克有濟乎蒙士張生𦍑周生邦年並英妙志擇師友會鴈門王生弁隨侍乃翁倅郡於蒙𦍑邦一見異之竊相語曰王生器識不凡真可友也而弁亦莫逆於心乃相與為友居無何予友新安汪君從仁以監察御史出按陜西甘肅諸

州坐糾中貴人不法落職經歷蒙化衛事既下車三子首師事之時憲宗皇帝登遐今皇帝嗣位詔自成化十一年已後朝臣匪坐贓私左遷者並進階一級而從仁得先改知東莞縣事以去予尚留郡適霰邊餉有事於蒙三子日侍館下考問業益每進愈恭一日浰邦乘間請曰弁將就舉太原歸期告迫生輩欲留不可賦詩為別而蒙士工為詩者咸賡之願先生一言序其首焉予既識弁復重浰邦請乃欣然操筆為之夫以三子為友

同師從仁則所師所友得其人矣然吾所謂師友豈詵詵孺兒利人穿鑿之見浮靡之論可釣榮名而弋高爵云乎哉將以求道而辯惑博其所未知規其所未善為吾德業之資焉三子顒括而思之其所師而友之者果惇於此歟抑否歟茍惇乎此則雖盡其所長猶有沒齒鑽研不能得者其得以居固不憂其心無所用而克勤弗怠則爵祿之來將有不可得而辭矣弁為人謙恭樂易求學甚力他日必有成者而吾懼其未知古人親師取

友之説以為漁獵聲利之資則誤矣故有以告之亦所以為淛邦告也

榮壽圖詩序

事有非智力所能與者必天與君所為也天者命所從出而君以造命為事命有固然智力何與焉彼榮辱壽夭命也而賞罰勸懲之典死生脩短之期不懸於君與天與夫天高不可企險不可升而君亦尊嚴若神出入警蹕相臣而下非陛戟不得延見則其命於我者亦惟

修身以俟之高資秘計其能及乎然天之所以為天君之所以為君其命物固有道矣善則壽不善則夭天之道也善則榮不善則辱君之道也茍失此柄有智力者得以潛易其所為則不能命物反命於物而君焉不君天道亦豈端使然與我朝列聖繼作以道命物與天為一觀於静齋王先生為益信焉先生天性孝友甘貧力學宣廟時詔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先生應詔拜句容簿無何以父喪去位服闋改壽陽簿復以母喪去位於是

杜門不復出一室蕭然裕如也昔漢毛義為親捧檄甚喜及親歿力辭徵辟不就先生用心與義無異義不失為漢佳士先生不為當代一善人乎善人固天之所祐而君天下者之所不棄也成化癸卯先生以子佐良弼公貴封大行司副寵錫褒命是歲先生年蓋八十而良弼公適與憲廟欽賜楚王御祭禮儀得便道歸省時弟佑以入粟補官傑亦以譯字拜閤門謁者八月四日乃先生誕辰徵賢合姻通遐邇畢集酒酣有客執爵揚言曰

請為先生壽爰曁諸郎並膺寵澤照耀邦閭其榮矣乎先生之齒幾閱甲子五百其壽矣乎壽命於天榮命於君非積善何以基之凡為先生子若孫者可不知所承乎先生稱善良弼公以下皆再拜頓首曰謹奉教既而命工繪為是圖用表一時盛事且詒末胤毋忘祝規而作詩繫於左方者凡若干人後數年良弼公轉僉雲南憲事俾吉序其顛簡吉倅隷郡義勿敢辭夫天與君其命物亦有常矣人猶倦於為善者惮其遠也用是觀之

何遠之有而或未用其心者亦當少愧則是圖也豈直可為先生子孫勸耶先生河南汝州人名本字達道静齋其别號云

褒孝録序

易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咸以感為義而四為心象特與諸爻不倫宜所感孔博乃其量也今曰朋從爾思則匪其朋弗從而所及尚亦有限豈吾心固然之量乎蓋天地間感應自然之機固不容已而所以

為之者公無私也今夫萬物生亦衆矣而榮瘁開落各以其時若執契券以較同異不爽毫髮以一氣默運所感無私故也天人一理如憧憧焉其能及遠乎楚雄太守邵公汝學湖南湘陰人少孤事母甚孝母歿廬墓三年感召靈異既而鄉人列其行迹尤章章者數事牘告所司以聞事下大宗伯廉得其實請加旌表以勸臣子制曰可於是兩都士大夫競為詩文轉相傳誦以作美談而公亦擢第躋顯途矣嗚呼人患為善不力耳懼無聞

乎公知共為子職餘蓋無容心也而上自天子下逮鄉人莫不賢之甚至羽毛非族亦多異應其去朋從爾思遠甚則公之所以為感者可知而聞其風有不興者其諸果由空桑而出也與公彚次詔旨始末及羣公所為傳序詩歌裒成是録用以私其子孫郡寅江夏陳君大用輩見而説之請壽諸梓而徵序於予故迹公之所以能感人者以與觀者勗焉若其家世年勞政聲德望卓卓在人耳目且諸公言之詳矣愚何容喙

新刊晦菴詩畧序

晦菴朱夫子感興諸詩其自序有云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愚竊受讀而思焉其一章二章言天道陰陽之妙三章四章言人心得失之微五章至七章斥僭偽尊正統諸史之斷例也八章原此心善惡之幾而不可不養其善九章明此心動静之别而不可不主乎静十章至十四章反覆乎誠敬操存之説以終八章九章之意十五十六章闢異端也十七至十九章論古

今教養之異欲人先事乎小學以收其放心養其徳性而必以敬為之地焉末章則言天道聖徳不在言語末務而學者不可不求諸心其示人之意切矣首尾千數百言細大不遺精粗畢具開合有漸變化無窮要其歸無非使人操存省察不失其心以漸造乎高明之域而已所謂切於日用之實者此也其可忽諸他州刻本流布甚廣而自滇已南獨未多見予始來官遇談詩者或與語及葢有未諳其為何物者耳噫自求口食而不知

稻粱之味其欠缺不既多乎篋中偶有都憲海虞吳公所抄先生五言古詩一帙而特列是詩顛末事事之暇竊與録出欲俾傳寫以式郡士會衛使李君廷威購得良梓數尺且請鋟刻以永其傳予亦意傳寫有限不若刻本之徧博也故忻然從之又於其内謹擇他詩近而易知似其自序感興所言者若干首附録於左並登繡焉嗚呼聖賢之詩與尋常騷墨之士得其一格足以博淺夫之鑒賞者不同姑以是編言之葢兼蘇李之體製

陶孟之風調韋柳之音節而其理趣則直與風雅正聲相為表裏非漢晉而下詞人所及生乎其後不根於此而有能詩聲者我不敢知也尚以衆體篇什浩繁弗克遠致以公郡士為憾然求其切於日用之實則感興諸作雖衆體莫先焉學者於此沉吟涵泳有得於心則日用緩急先後之序與夫聖賢不得已而有言者必知其說則衆體雖或不能徧觀悉覽恐亦非所汲汲者矣況附錄諸篇亦足見其雖因一事而發無非發於性情止

禮義之大槩而或者欲以一藝成名固亦無俟他求有以得其尺度矣僭不自量謬引其首以記鋟梓之由如此

讀書錄要語序

河東薛文清公讀書錄及續錄舊嘗購而讀之竊見先生察理之密造道之深與夫立言之精切的確未嘗不掩卷深嗟慼慼然以不得一及其門爲恨既而廢書奔走四方事與心違葢已十忘八九尤切病之至是復得

是編於成都少府蒼梧吳君獻臣乃錯舉録内若干條萃為一帙名曰要語獻臣自跋以為取其可以攻已之病而録之然則其間有可攻吉之病與夫人人之病者皆未之及考其續録格言雖有可攻獻臣之病者所遺亦多矣姑即是帙觀之多累數十言少止一二句高不淪於空虚卑不溺於形器無非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實然則其書雖約讀者固不得而少之况可攻獻臣之病豈真不可攻予吉與人人之病而人性果相逺耶粤

自孔孟既殁道喪無傳千有餘年至宋程朱諸儒作真見允蹈毫分秒析而後斯道燦然復明於世自時厥後咸謂理學大明苟志於道無難矣愚竊以為不然三代而後義理之學固莫盛於宋而末學異學之盛亦無踰於宋者姑舉一二言之如六一東坡之文元城了翁之禪皆可娛悅性情使人終身慕而不厭者也市多綺縠則布帛不售庖有粱肉則粳稃不炊然則士生宋後孜孜義理之學者宜亦不多見矣故後世鬭而知之篤

信不變者在元有許魯齋在國朝有先生二人而已夫以上下二百餘年僅見一二乃謂苟志於道無難者豈其然與今先生格言具在學者由此以求程朱之旨趣上溯孔孟之精微正猶泛舟長江因風舉帆直趨於海烏有不至之理而往往沉溺他途雖有豪傑之材不能自拔其亦弗思甚矣夫末學非道猶不失為君子多能之資若夫元城了翁諸賢豈後學所敢輕議徒以禪氏宗旨終不得與於斯而近世名儒有負天下重望者即

而叩之不過竊其遺緒以自珍秘至老且死莫覺其非
其如先生何哉然則從事末學異學者舉非先生之徒
而尤為矛盾可斥者其惟異學也夫吉既得之手自抄
錄以授我憲長太原武君源潔君本先生鄉人徧歷內
外二臺貞操雅望終始無玷葢聞先生之風而興起焉
者方病二錄為嶺南缺典及得是帙深許獻臣用心之
勤俾吉序之吉亦自念景仰先生有年矣安可力辭自
取疎外乃敢忘其愚僭少加彙次釐為上中下三卷序

而歸之

送夏方伯時雍進表赴京詩序

人臣事君之道其要有三或入而位乎朝著或出而列於藩方夙夜孜孜乃心王室聞有善政則悱然色喜一覩闕遺静念深思寢食俱廢或從容諷議黙弛潜張而渾然無迹曰愛君懐瑾握瑜堅固莫奪匪躬蹇蹇夷險以之曰猶未也古人恥其君不如堯舜予何獨不然伊尹元聖邈矣莫追鄭公豈欺我哉曰敬君歳事來庭駿

奔萬國玄纁圭璧照耀穹窿於時有嚴百辟鳴玉璆然
磬折就位擁袍端笏拜舞中度班聲殷雷弗截於偽曰
尊君三者備而臣之偉節張矣曰忠然夷考三代已上
則愛敬之誠纎微曲折靡不曲盡而尊君之體顧猶疎
緩秦漢而下所以尊其君者益嚴益密而愛敬之實肩
乎三代名臣者可多見耶古之人祝其君之壽者堯時
有華封人周宣時有名穆公齊桓時有麥丘邑人皆出
於平居邂逅而不在其降誕之辰父母劬勞之日也李

唐中葉縱侈無度玄宗始改誕辰為天長節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敷天拜祝殆昉是乎後世踵而行之猶多作輟至勝國時遂著為令我朝因之歲時奔走天下諸侯舳艫相銜繇亘千里肩摩轂擊如期畢集無敢後先以各效其區區祝願之私者百數十餘年無改也於戲休哉今上聖誕在無射月之廿四日前期浙江藩屏諸重臣謀循故事修賀典而方伯闕右夏公實挾冊以行歷稽古訓備載君臣之義者無如春秋觀其書公觀魚

於棠書衛州吁不書公子而僖伯石碏愛敬之風隱然書法之外者至今猶可想也首止之盟惟王世子殊會踐土之盟特書天王狩於河陽而尊君之義固尤章章其間微詞與義葢多類此而公以春秋弋取制科高第則其經術居然可徵故敭歷中外二十餘年權衡尺度操得其要而風度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殆本乎經術以推行其道與他日入都崇階與議大政亦惟是道推而行之則操縱予奪不假聲色使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

不知乃公責也若其偶因一事以行固非舉動大節所關而或因事以納忠則公經術所存無往不以其道者亦可見矣瀕行寅寀諸賢咸爲詩道别命吉謬施覆繡之檗

慈闈榮省詩序

不於其道而役於物者衆人也故事快於心則喜不快於心則戚通暢寵豔則榮咈鬱挫折則恥而人人輒窺其淺深矣於其道而不役於物者君子也故人之所榮

我或恥之人所不榮我或安之而一喜一戚亦必詣於俗者鮮矣非哲人旁燭能知之乎孔子作春秋益以是道示人故桓公得宋郜鼎納於太廟厥心以為榮矣則特書成宋亂以譏之不登其所非榮也成公會晉侯於沙隨拒而弗見厥心以為恥矣則特書不見公以直之不諱其所不必恥也降觀漢晉諸賢知此道者毛義其不知者溫嶠與夫義以祿仕為榮嶠以功業為榮嶠似愈於義矣然義之捧檄而喜者徒以母在榮其所可榮

也嶠欲渡江不恤母命絕裾而行使翊戴典午旋復舊京猶將泚然悵悵以歸而况閭闔江表扶顛救敗之不暇曾是以為榮乎其在今日若我年友莆陽彭君原嶽乃知春秋之道榮其所可榮不榮其所不足榮焉君始以南京地官員外郎出僉臬憲奉勅統攝廣右諸郡學政而母夫人垂白在堂不見且六年矣喜獲歸省以為榮一時士大夫與君善者因各矢詩榮之積成鉅帙題曰慈闈榮省詩冊而夏官主事潘君孔修序其首矣逮

茲涖事忽忽復且六年報績入覲而母夫人星然垂帨如昨復喜歸省乃出是冊示吉執爵言曰往自金陵歸省孔修諸君為我榮之其言具在今又自是歸省子將何以榮我吉既得之嶪然肅君持冊而退翌日復於君曰國家設學徧天下而專涖其事者僅十有四人是謂清階自非文儒醞藉言行兼徽者不入其選而君與焉則始陟是秩人固榮其來矣自予承乏用鉞於茲閭閻絃誦之聲緜接徼外而士知向方者滋熾其機固有在

矣君乃憣然而起報政於朝佩衿傔從鷺振鴻漸環擁

後先則令稱是績人亦榮其去矣君皆濶略視之曾不

能以一髮而始終所榮者將母之外了無異念此黄鍾

不協俚耳玄酒不渥朵頤殆非淺丈夫之所知也予何

言然君行矣敢貢一言為祝舜大聖人孟子稱之不過

曰終身慕父母而已自季世薄夫倡為忠孝難全之說

識者固以為詬病也使廟堂嘉君之績徙官中朝日覲

天子之耿光其尚以疇昔之所喜者為心與其業秉是

榮至四至三終弗替與其勿以憂國忘家為解與則論友於古斥嶠隘義作舜徒號稱當時有道之士者匪君伊誰吉雖菲甚他日尚能執筆從諸文士為君榮之不敢辭也君再拜曰謹受教用識左方以俟

釋鐸南歸詩序

鐸以釋言識還職也歸以南言敘入閩也古之人臣有為股肱耳目心膂者為舟楫霖雨麴蘖鹽梅者為左右手為魚水為長城為元龜為北斗為鏡為寶者皆命於君

也獨吾夫子之為木鐸則命於天其說昉於儀封人相見之一言夫教而振鐸猶鑄而鼓鞴天鼓萬物而聖人之道垂教無窮天與聖人同功異用雖曰聖人以天為鞴可也然則作鞴為天作鐸為聖後之人輒擬於鐸無嫌抑又有說與譬諸蹄涔坳淖夫誰非水至於瀦而為洞庭彭蠡沛而為江河滙而為海亦惟水耳烏得專目海水而鄙蹄涔坳淖之屬為非水耶吾夫子者萬世之鐸也令為國子師教胄子無愧者天下之鐸也若典一

邦一郡一邑之教而無愧則亦一邦一郡一邑之鐸耳
脫曰鐸吾夫子專焉嗚乎敢其諸談水者知有海而不
知有他非惑與三山陳君惟欽始策名爲剡中辛丑乙
科分教紹興臨川二庠越九年操勲入覲擢典吾餘教
事今年秋秩滿例得轉階爲郎喟然歎曰吾年七十安
能皓首爲郎力請休致歸閩門生桂秀姜琪單及邑中
士夫相厚善者咸賦詩爲别彚成鉅帙題曰釋鐸南
歸詩卷而屬序於予予惟水不皆海然必止則鑒形流

則潤下可濯可湘而又力勝乎物乃真水耳師之靡聖亦必道化可以淑人博核可以待問風采可以厲俗聲稱可以垂後假不自鐸而人鐸之焉攸避計非出此雖日據高座擁巍冠顪延多子而博造之吾未見其鐸也予未深知陳君然觀諸友諸生所以播諸篇什者有美無刺有思無斁意其或出於斯乎僭書諸首以俟知者考焉

武緣李氏族譜後序

按牒武緣之李居五鳳村者傳說自象州徙來十世之外世次莫詳焉自景會公至今仁和學諭白甫凡九世始有是乘蓋先世知非其人不敢輕後世知重其事不敢廢皆是也予歷官廣右十有六年在郡則訪諸邑之賢在藩臬則訪諸郡之賢白甫往來予懷久矣今謫兩浙監適當白甫典教在邑早晚過從相得甚歡而白甫端重不苟詭隨予益賢之白甫名璧始以進士乙科署教蘭溪時業已譜其世次本末可知者諸邑名儒大司

成章公序其首簡而虛其左牘以俟至是屬諸予焉夫
邦君諸侯思守其國卿士師尹思守其家古今一道也
然國而非史則建革離合莫之紀本支疏戚莫之明理
亂安危莫之格否臧邪正莫之分而國非其國矣家無
譜乘往往源流未遠而不諳其祖考之名情服未盡而
不識其宗人之面終身為善而卒與草木同腐朽終身
為不善而卒與泡影同澌滅維家之則豈固然哉予見
世之好事者於文於繪於詩於琴於奕以至攝生烹飪

之宜卉木蒔植之法意見所及輒與譜之而獨於其家乘缺焉每竊謂其不知類已然則今之維家有則而不可不謂知類者不在白甫輩耶夫譜乘之設西京而上雖有無不可知然觀國語史記諸書所載上古帝王世次甚詳及禮家所記大小宗法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則皆譜乘之權輿也晉宋而下諸臣之家競以門閥相高而其君亦且為之區分等級著為典訓則當時蓋以譜乘為重猶有古人宗法遺意而近世則

併是亦爲稀闊事焉予往歲之官山東便謁桑梓念及乎斯深病舊譜疏野無觀爰集諸宗有識者博加搜訪竟不得其詳實而止白甫之請所以感發予心者殆無涯津也於戲令人曰姑徐徐者率古人之所汲汲而編爻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是程者舍白甫吾誰與歸

佛學論

或問傳稱宋侍講呂公原明從高僧宗本修顒輩遊盡

究其道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信乎子應之曰不
然佛之道與吾聖人之道一正一邪一真一偽一是一
非猶薰蕕氷炭之相反不可得而合焉此原明所以為
原明雖亦與二程諸公遊終不能入堯舜之道也曰敢
問其所以相反如此何也曰聖人之道以理義為宗佛
氏之道以空寂為主惟其以理義為宗故流行於身心
動靜之間昭著於父子君臣之際充周乎萬事萬物之
表無非是理一以貫之而已及其至也與天地相參而

無間焉惟其以空寂為主故畔棄其君親絶滅其種類斷割其體膚以求所謂空者而守之推其極也與禽獸同歸而後已焉此其相反之大概也曰佛氏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言性言心似與聖人之道亦有合焉者曰韓子有言彼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彼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則其心性之説蓋亦自指其井底一方之見而言耳與吾聖人全體大用之道烏可同年語哉且吾之所謂心者合虚靈知覺之郛廓

大本達道之領袖而言性則人心所具之理天命之本然也非格物致知不能知其說非成已成物不能盡其量佛氏一切掃除以事空寂乃欲謬為大言以欺人曰指心見性有是理乎然其為道主於堅拒其外固守其中此心不為事物所累久而虛明則死生禍福或能前知遂自以為有見蓋未免指其形而下者以為形而上者豈真有所見哉使其真有所見則於仁義之道亦必畧知其大要何忍畔棄其君親毅然不返如此曰佛氏

固無所見然其道以固守其中為主不亦近於敬以直內之說乎曰敬以直內者涵養天理之本然有廣大寛平之意無偏狹固滯之病應事之體也固守其中者收歛知覺而不用有偏狹固滯之病無廣大寛平之意絶物之方也此正其似是而非易以惑人者可不深察而痛遠之乎曰原明溺於佛學如此然其習靜之功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甞過山陽渡橋橋壞輿人墜水公安坐輿中神色自若此其恐懼不萌於心所養不既深乎

曰是則固守其中者有以尸之所以為佛學也臨深登危當謹於始俾勿汔濟濡其尾可也不幸驟丁其變軀命隕越之可憂僕隸顛隮之可憫烏得無懼有所養者特不至於亂耳此而不懼則七情乃無用之物臨喪可以不哀臨樂可以不樂凡百應接心如死灰槁木寂然無事豈人之所宜為乎曰然則大學言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何也曰有所云者以其不當有而有之為言耳若其可怒而怒可懼而懼乃天理當然之則心之所

以得其正也苟當怒不怒當懼不懼是亦不得其正與不當有而有之者何以異程子所謂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其亦有為而發與曰然則原明可謂盡佛之道者矣曰原明得佛之精而棄其粗者也使兼精粗而盡之則烏言卉服之徒一律耳何足論焉曰原明忠孝之德正直之風無愧古人其得於佛者似不可少曰此其得於父兄師友薰陶漸染之力非得於佛也使佛有是道可以淑人則其罪亦差薄而好

之者未為甚失烏得以是議原明哉

豫讓論

致堂管見稱豫讓報讐趙襄子乃無所為而為之可謂義士其說是已惜讓於國士之道猶有可議者焉所貴乎國士者以道事君俾立於無過之地上也不幸而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次也不然能以身為國家輕重夷險一節死生以之如宋孔父仇牧之所為者又其次也智伯以國士遇讓亦可謂知人而能下士者矣是豈

不可與有言耶一旦無故求地於三晉韓魏割地以畀之乃啗以利而驕其志非其本心襄子拒而不與所執亦必有辭未可圖也夫以是非言之立國有疆無故求割人之地者非也求而不與遂稱兵以戕其國都危其宗社尤不可也以利害言之挾其所以啗我者以攻執辭拒敵之人彼陰與合從墮其計中必矣斯二者獨不可言與言而不聽則去之可也茍不忍去以身殉國智氏死則死之亡則亡之亦可也讓誠國士計不鬬其出

此何與獨於國亡君死之後區區以圖殺襄子為事萬一事濟亦何益於國家成敗之筭而況不濟耶且捐軀以報其主於既滅之後孰與竭節以活其國於未亡之前乎君人者患不能知人與下士耳智氏能之忽焉洗其宗而不血食則賢者無益於人國信矣烏得專罪其不君耶故讓於報讐之義可謂盡矣而國士之稱恐亦不能無愧焉不然豈其報讐於既諫而去之之後史失其傳耶否則國疵二子之不若也讓之賢疑不止諸此

齋居四箴并序

余於郡齋以南右一室為燕寢之所或終日不接一客不應一事則偃仰其間以至夕爾嗚呼人之一心其存亡出入之機微顯安危之本恒因有用無用以為消長而已故孔子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曾博奕者之不如也聖人為人之意深切如此然心之無用者固不可名為有用而不察其所以為用之實者亦不可彼管商申韓儀秦楊墨佛老之徒各奮其能各

敷其說以成其名豈其心無所用與葢事不師乎聖賢道不由於中正則其所以為用者不免邪淫偏僻流蕩空無之失故其所為雖有一二小節可觀要而言之終必至於害倫理傷教化又不止無所用心者之足以自賊其躬而已焉子為此懼乃於事事之暇竊取聖賢所以教人為已修身之實設為四箴寘諸座右以自警焉先之以慎獨者以隱微幽獨之中人所易忽於此不謹則餘無足觀故操存省察不可少

有一息間斷必使本原澄澈念慮精純而俯仰動靜之間可以質諸神明而無愧焉謹獨而不窮理則昏昧罔覺何以究乎義理精微之極聖經賢傳熟讀精思必欲會其歸而後已此窮理之要也窮理而不改過則因循苟且何以造乎高大光明之域規矩準繩較度親切必欲循其則而後已此改過之徵也三者既備不以仁為歸宿之地譬諸行者之不求至其家射者之不求中其鵠雖有敝車竭鏃之勞復何益

哉故其心必以是為標的而其所以求之之方則亦不過即是三者而力為之謹終惟始不厭不棄雖未見其推行之迹澤物之功庶幾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而仁之為道殆亦不甚遠矣苟棄此不務游情於高遠幽深之境以為必如是而後仁則其日用之間無所持循據守以為用力之地流而為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果聖賢教人求仁之道乎此四者子齋居竊有志焉者也懼其心之無用必欲其有用者此也懼其心

雖有用或至於差失必欲趨於中正不至於差失者亦此也

慎獨箴

心曰天君性曰天命有顯有微有動有静一念苟逸君失其職終日惺惺命乃流行奥突之内帷簿之陰勿謂何傷有赫其臨帷簿之陰奥突之内有赫其臨毋爾或怠

窮理箴

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匪崇弟卑斯賊乎義斷簡殘編微辭奥旨欲得於心須静專耳賢哉先哲辨析兩門致知格物博洽多聞所入既殊所造斯異士希賢兮毋苟誦記

改過箴

不知不可既眇既跛不可而知猶吝改為聖哲同歸㫖狂是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言發乎心行由内作違道拂經伊誰之責辨之於早力去勿疑顔氏之子實維我

師

求仁箴

其體寂兮渾渾無迹其用神兮萬物同春人為三才良以爾故𨚫賊内訌誕為爾𧕚仗此威靈驅彼𨚫賊居厥廣居宅厥安宅顧兹能事曷克庶幾乾乾匪懈以固乃基

省𪗋銘

人生兩間氣均理敵作聖作狂厥道奚廸聖由克念非

省何其罔念則狂不省之為麒麟犬羊泰華培塿邈矣不侔惟省與否省乎省乎適道之輿嗚呼吾人敢不省諸義理孔微綱常甚重不省則昏體用兼癡言出諸口行作於躬不省則妄樞機曷崇繩已有律以省為室應物不差以省為家民懷其德以省為宅神罔怨恫以省為宮根於存養行於敬義是究是圖本末具備游目孔庭參乎大賢從事於斯不敢忽焉愚意三省亦凡例耳豈其外此不復有以士當希賢勿謂不任事曾之事心

曾之心何有何無孰失孰得從容涵泳力求必華曾不遐只孔可企只嗚呼省哉勿棄情只

祭陳白沙文

惟斯道之渾渾兮亘萬古而長存作天地之楨幹兮固兼統乎化元抱渾侖而為生兮匪斯人其孰可言秉靈睿以獨照兮乃飄飄乎絶塵而奔卓伊姚於隆古兮仰象尼之獨尊嗟神霄之九萬兮見孤鳳之翔騫逮鄒輿而脱其輹兮世纍處乎覆盆目不睹乎兩曜兮徒置喙

於多門競榮脥於華葉兮業已喪其本根何有宋之多賢兮為吾道而招魂沛伊闗之浩浩兮濬崑崙之大源遭妖氛而涸絶兮聖人作而再見奔渾台海河東各有其人兮功業炳耀乎乾坤若蹈巢許之高躅兮越有康齋之可論公實親炙其門兮始幾𧫒乎眠餐既宅心於超曠兮痛自撤其樊垣希神工之大巧兮斧鑿泯其無痕憎俗儒之固滯兮枉徒獘乎憂煩謂直截徑捷可造至域兮猶駕車而埋轅此心神化妙不可測兮固存存

在所必敦超然離乎言說兮鄙百氏之淵翻惟默會於神域兮庶一静制乎百喧發列光於沉幾兮邁氣岸於黝貢我始拜公於京闕兮茫然風影之莫捫繼楫江門而陟玉臺兮樹樂事之旟旛豈襲風韻於堯夫兮噓冷灰而重温惡鼻祖之遼邈兮仍克肖而有孫畢竟異其門途兮各附托於真原擺陳踪而脱落兮羗引臂而無援維衆妙之困庚兮與天巧而爲屯傍炎海而獨立兮薄雲夢之可吞騎列星而直上兮叩天地之重闇遡陳

詞而踸吊兮酌暮潮以為樽嗚呼哀哉尚饗

東臺賦并序

古者諸侯建時臺於國內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逸也楚雄舊未有臺弘治戊申太守長沙邵公汝學始築於府治東偏法古制也既成考之吉適與會故喜而為之賦其詞曰

帝登極而改元振威靈於四海汎九鼎而不埃免蒸黎於凍餒竄兇徒於四裔更政柄於元愷合臣工而一心

欽乃司而不怠雖蠻夷與羌貊咸視易而聽攺矧内郡之得賢祇六德而亮釆宜有邦其康乂變鮒𩵽為鯨鯢稽侯度於往昔應築臺而眺望慨前日之未遑當引躬而自譲彼雲物之妖祥與歲年之上下不先事而登察俾我民其安仗亦旻契於我龜乃鳩工而募匠切山谷於空洞泛巨枏於高浪基鞏固而不揺制軒敞而靡障跨修楣之偃蹇屹列楹之骫髒施欄檻以旁圍闢户牖而相向薄丹黝以為飾捐衆彩之冗長厥惟六月工告

訖功於是振鳴玉繫遊驄躡層階凌太空相與嬉遊乎其上焉於時風微日暄衆態煥爛山川表裏呀呷續斷縈帶漭瀁通切霄漢禽魚上下可罾可彈豐草茂樹布列茵幔固斯臺之達觀也彼其闌闠若領袖郊坰若裾衱雞犬相聞烟火相接檐榱隴畝比次妥帖耔者浚者鍛者鄒者販者粥者巵者養者紛錯旁午態度參涉揮汗益流舉袂隱堞分途析逕各有攸業故田毛庭碩井飲渫冽琢亦異植磊磈巀嵲權度審而韡負并廐圍充

而釜鬵潔烽火烟消暴客跡滅不為西南一名區乎嗟夫肥魚之淵網罟必疎衆獸之野弦鏃必歛則威楚之民得以自鞠自利優遊以生死者固有由矣而端處益初利用大作其情益有不容已者此郡民所以不怨而臺之所以成也若夫升高以望遠念稼穡之艱難憫然䕺之凋瘁則作臺者亦豈直為登臨候望計哉酒闌薄暮闌有擊節歌者曰田有粟兮里有桑匪東臺兮奚所望嗚呼東臺兮惠我無疆俯而聽之烟水岩壑莫辨其

處

登樓賦

知景東府事陶君作樓甚壯麗余竊傷之為賦

此

粤有樓兮江干勢遠翔兮清寒侈丹黝兮煥熳欲絜之兮無端跨曲楣兮辛夷洞雕櫺兮木蘭參兩翼兮丕冡繚周垣兮孔安聊隅江兮延佇覺心緒兮茫漫何衆巧兮畢集匪奚斯兮即般倕睨兮伏獸仰視兮飛翰錦繪

爛兮春野金石奏兮夜湍瑶楨兮偃蹇玉峯兮巑岏爭
變化兮雲氣迭虧盈兮月團固宜望海天而舒嘯窮造
化以流觀若其組縠貂璫赤芾葱珩姱姬嬋媛翠被珠
纓文貍赤豹磬鼎膩鐺繁音激越縵舞經營意雖平原
信陵得志當時窮極奉養而不顧者殆不能過夫貴賤
異等苦樂同情古今之通義也馬在野而㡣空魚依渚
而淵靜物理可推計也升高以鑑遠處顯以察幽目力
之所易也方其歷階邐陟擠牖凝眺秋毫莫遯膚寸畢

照環四境於邇遐羅百衆於先後休祥殃慶呼吸可名豈假權力於人事濟與否非巳所能必哉彼遺黎聵聵奚翅犬雞曰東而東曰西而西匪澤斯究生途革迷蹐跚𩤐躄輾轉溝溪人心苟活寧莫慘悽嗟夫自秦罷侯置守而子民之責萃諸其躬使柄乃事宅乃居不節其物以體其心則其所富皆㕍衆以獨娛也為民父母豈其情與

槐葉三春賦

何青陽之奄忽兮慨潛履乎初赤念衆芳之改度兮列彩殞於深碧心悁悁而不快兮悼懽賞於疇昔廓深巷之窈窕兮聊弭節而容與歷傑屋之崢嶸兮矌沉盼乎何許侈松檜之繁蒨兮薜荔介乎蘅芷主人降而導我兮延入一室萃怪石於中庭兮嘉卉傑出曰伏此以為娱兮期盡懽乎今日信孤根之深固兮挺拔羣之奇麗衆葉競而凝滑兮貫琉璃於鮮翠終比密而不亂兮悦纖巧之若綴依尺梢之短小兮寧假借乎形勢雖剡棘

而不剌兮似喜鈍而疾鋭爍夭葩之皎皎兮有一而不二也時止一花炳祥曦而濯靈雨兮荷乾坤之爲賜也淡姱美而去幼妙兮懼彰譽乎俗客顧清德之內腴兮豈頎夫之能測絕纖埃之點點兮類不瑕之佳琰抑無愧於幽獨兮喜聲價之收斂伊托根之得所兮亦奚擇乎夷險何龍麝之累薦兮襲冉冉之幽馥雖儔匹之稀少兮澤蘭映乎甘菊抗志節而匪卑兮胡隱約而潛伏我始見而未識兮肅默會於心腹主人告我嘉名兮槐葉三春

布瑤席而揮羽觴兮偕我令人擯𥡴𦑝而不御兮席草爲䄄衣綷縩而有聲兮好風旋於左右堅所對而不移兮鎮相忘乎旦晝嗟陰陽之摩盪兮一寒一暑亦曷測其機緘兮萬物斯覩爾何產於絶域兮罔即中土前不書乎本草兮後不入乎花譜飽瘴烟之腥穢兮厥心獨苦將天命之不違兮抑自便於静處亂曰秉孤潔而獨笑兮似立異也衆方騁乎浮艷兮則胥忘也羌守一而無悔兮亦固有其義也

三壽賦并序

成化丙午冬十有二月雲南僉憲西川劉公有事鎮沅甲午次景東語吉曰二親年垂七十偕老在堂舊官刑曹蒙推恩封為秋官郎及安人近辱太子太傅黔國公命工繪圖博集經傳所載壽意古迹二十四事為贈好事者以為美觀也其賦焉吉曰謹奉教退而思之公嚴君並躋無疆之筭是圖亦垂不朽之具也詩曰三壽作

朋不亦近似之乎作三壽賦

歲既云暮日之昃矣暝色蒼蒼亘南北矣予方脫冠解帶以遂嚮晦入宴之謀感萬物之興廢同水上之浮漚羨無何有之鄉思托鶴背而嬉遊乃歌曰彼美之人兮天一方紉蘭以為佩兮裂芰為裳後天不老兮凋三光客闖之折扃而入長揖而笑曰何異間者之言耶子嘗辟方家引年之說誦莊生齊物之篇謂有形必毁乃理數之必然天地且不能逃況勤勞百態以有生烏能假

方術以延年棄此不顧又何羨焉時微月方生幽蛩切切乃指以詰客曰若知其為命乎屈伸不如尺蠖結構不如蠨蛸物之至微者也然能擇地而栖因時而鳴去寒即煖避險趨寧豈其心有所主而智有所明耶一氣機所感爾故物以氣感人以心感窮天地亘古今不能外也不察其機而執一言以為則猶拙匠不度材長短徒取必於手中尺度豈理也哉客領而退予乃就寐則聞鶴唳九霄風披萬草杳杳乎如歷清都而登蓬島越

有二人身膺天寵足躡靈籟翳鳳驂鸞儵旋忽邁飢飡
玉屑渴飲沆瀣蜉蝣乎衆生頃刻乎百代以無為為郛
廓以有象為芥蔕其所操者金籤玉葉卿雲縵迴香霞
淪浹斅稽三八年歷浩刼頃之廢書以歌曰採松花兮
斸狶苓申旦以往兮薄莫不盈徒勞爾形兮烏有乎長
生其徒和之曰執龍虎兮攫烏兔其用孔神兮豈自然
之故又歌曰出無兮入有凭太虛兮以為扃牖手執兮
丹青笑彭咸兮不久歌畢大笑予遂驚覺乃一夢也

金山圖賦

為衛使李廷威作

憶往昨之登進兮撰余轡而北征攬吴山之秀色兮歴京口之堅城況樓舡而濟江兮萃三五之豪英度中流而擊楫兮憑浩歌以宣情聲壯烈而憤激兮軋金鐵之鏗鳴何岷川之東注兮越千里而奔砰沛綱紀乎南國兮勢趨海而益驁蹴高浪於雲際兮類疾雷之震轟嗟日月之簸盪兮恐蹶突而損明舞天吴於望洋兮睒雄

虵之駢睛若有峯其天琢兮絶横流而兀撐奇標配乎砥碣兮職供奉於島瀛上有呦呦之鳴鹿兮下有掉尾之修鯨聳臺殿於中天兮列圜抱之瑶楨彼裂緇其幾何兮以事佛而為名扼東吳之喉舌兮窟亡命之髡黥安得籍而壁之兮足遏賊艦之縱横昔烏珠之南侵兮提千萬之勝兵偉咸安之忠勇兮以孤軍而抗衡雖大功之不就兮敵幾蹈而復生竊為咸安畫計兮宜示弱而潛形伏精鋭於山北兮及瓜步之前汀俾偃旗而仆

鼓兮似無備之空舲誘半渡而夾擊兮縱巨舸而憑陵彼腹背之受敵兮將進退而無憑期烏珠之成擒兮信王業之中興使咸安其再興兮或是策之見聽事有曠世而相感兮非中機會其焉徵慨玆行之既久兮猶夢想而嗟稱偶披圖而展翫兮疑勝界之重經蹕風帆於近遠兮澹村落於窈冥石半浮而磈硊兮山參列而岭嶸客何多而擾擾兮居何侈而繡楹即風景而不異兮嘉匠史之經營按舊遊於咫尺兮心踴躍而靡寧聊寄

懷於顛末兮借輝灼於丹青

古城集卷四